

原序

明嘉靖三十二年

張

寬

邑進士

我朝百八十餘年道化重熙人文蒸變學士大夫吐
性靈而窮物態感時事而興製作聖有記器有銘人
有傳家有乘郁郁乎文盛矣况百里之邑有土地有
人民有政事有關於文獻之重且大者不啻百焉顧
可漫焉而無紀載之書哉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今郡
縣有志皆史也孝義獨無志者無史也非缺典邪冕
自爲士時輒欲纂脩之以方從事於學子業未遑也
旣而列官於朝又以鞅掌公家之務未遑也旣而罷
官而歸學稼勝水之陽將十年欲纂脩之又以于耜

告疲恒思伏枕未遑也去歲秋邑侯劉公暨僚友訪
予於閑適之園而言曰縣之無志缺典也志縣事也
子縣人也且子志也盍編爲成書以垂永久乎予欣
然諾之搜得無名氏之舊稿擇取之較正之筆削而
損益之又博咨耆彥摺撫藝文蒐漁子史下至小說
稗官方言俚語凡於縣事有關涉者兼收而重錄之
以爲發明質證之資比一年而詮次脩飭事有端緒
發凡以起例分門以聚類挈要以提綱書款以釐目
凡若干言十二卷四十一條可登簡冊矣已而忽自
思曰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內史掌邦國之志志史

家者流文事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矣將文獻之裨
乎適以累之耳欲毀而不傳久之恍然有解曰志之
爲道也凡以正疆域攷山川辨名物稽政理存故實
以彰往詔來今則疆域正矣山川攷矣名物辨矣政
理稽矣故實存而往可彰來可詔斯志矣奚必史而
文爲也且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也往者縣無志
按圖籍而考故事之無繇今知病之也將補缺而復
中輟焉典章廢墜百世茫茫不益爲後人之所病乎
遂不避嫌疑而成書鈔諸梓云

原叙

明嘉靖
癸丑年

霍

冀

邑進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故文獻失傳則典禮無證孔子所以重傷夫杞宋焉昔人有爲風俗通輿地記凡以辨九州廣谷大川之制述四方禮樂名物之迹以補其史之所未周殆有以識此矣余邑自唐正觀間鄭興以孝義著聞因以名焉其地則莫實沉之分界西河之區揚雄所謂鴻原大陸盧毓所謂膏壤神州而魏擊誇詡亦謂山河之美者是也我朝永樂初遣使分行天下採掇故實輯爲一統志而余孝義始載其畧循習以降百八十餘年蒞事茲土者不知閱幾

何人迄今未之有志俾一隅文物湮沒無稱是亦足
慨矣邑侯對松劉公名家稽古士也政成咨及故事
率多殘佚無考深用惻然一日造勝溪張君之廬而
請焉張君夙號博雅其念茲也亦久矣旣得請遂畢
志窮年旁索載籍酌舊會新裁浮訂謬凡有關於土
俗物宜典刑風化者靡不蒐羅參記析類分條十有
二卷上下數百載間蔚然在目蓋亦勤矣將命梓傳
之劉侯遺書洛下屬余爲叙嗟乎余亦邑人也願邑
之有志其心同也張君旣能得其所同然俾往者之
跡涉簡而咸存來者之猷按圖而有據茲實一邑之

盛典也文獻之徵彬彬乎於斯備矣嗣是居鄉宦遊者果能監前思之葵憲追往哲之休風則地以人勝聲以實傳而孝義之名當由此聞於天下垂之不朽矣是編也豈徒侈一時之觀美已哉時余方觀風兩河執掌簿牒取暇數言聊以發劉侯存教之遠張君用心之勤皆有裨於世道後之采風論治者或有攷焉若夫志之凡例大義已識於目錄之右矣劉侯諱大觀號對松陝之清澗人也侯飭顏振廢治蹟具載集中茲不贅

原序

明萬曆二十五年 趙訥邑進士

縣志自嘉靖癸丑勝溪張公脩成之後迄今又四十餘年矣暇日續抄成書以便省閱非敢別有創作也惟是詩文則各以類附其間大要以官師選舉人物爲重中有取舍低昂其惟公與明乎苟不公焉則以好惡爲取舍以厚薄爲低昂或徂於意見之偏或移於毀譽之私甚者納賄以爲褒美挾讐以爲貶刺自矜其家世自示其文藝廼溢美以媚權貴濫采以市恩好由是賢否倒置玉石溷淆標準旣舛則趨向未從是志本以昭公道而反以竇私徑矣彼不明者不

過不能文或有遺忘與不能發揮焉耳余於是重有感焉廼附識於卷端若曰不明則吾不免至於不公斷斷乎不敢也其他可無論已

趙誌分序

趙 訥

地理

今之晉自雲中抵蒲阪南北相距千有餘里孝義適當其中史記列中陽之名或以此乎夫陽德君子之德也勿用潛亦戒亢悔中者陽之亨也昔人云在德不在險謂德可恃險不可恃耳况地未必險與志地理 贊曰卜山之麓汾水之陽是邑中處土闢民臧雖瘠亦耕雖貧亦商旣勤勞止或可小康孝義嘉名幸錫世芳伐檀遺俗民不能忘

賦役

禹貢冀州之賦高於田五等實邀人力非地之利也
茲邑西倚山陵東瀕河壩所產惟粟菽地亦可桑而
民不知務農家生計止聽天時少旱則束手待斃矣
薰風時來烏能無解慍阜財之思乎志賦役 贊曰
蕞爾小邑舊隸堯封出作入息含膏飲醇茲當盛世
欣戴 聖明民旣知義誰敢不共赭衣輸賦赤尾亟
公如傷軫恤庶保饗殮

建置

表裏山河晉人皆侈言之設險守固似無足虞矣丁
卯之役至今猶如譚虎人無不色變者汾進爲郡固

當事者未雨之思獨茲邑去郡城最近恐攻瑕者有所乘也申畫慎固可獨委於疆場之吏哉志建置贊曰文事武備原非兩途運籌決勝概責於儒隰城舊址三晉之樞斯千堂構且備且都奕奕文獻遠邇是孚厯恩保障儆戒無虞

典禮

龍門氏好奇不言鬼神而言有物夫物尚能然而況於人乎禮莫大於祀是邑自祀典之外其爲祠祭多矣將不勝載載其鉅者而燕賓養老功令昭焉民間禮俗錄其近古者以俟君子釐正之志典禮 贊曰

於傳有之國儉示禮是邑之人畜而非鄙祭養獨豐
不其或餒亦有黜祀宜受之紀嗟嗟神人幽明一理
養老尊賢以燕以喜

官寮

漢俗言禮義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儒者迂之唐
虞風遠民俗日偷向使畫衣冠而治今之民其可得
乎邑人素稱戇直持三尺以柔之靡如矣然詩稱父
母歸之豈弟蓋父母彌慈其子彌驕父母固不以驕
子不慈也志官寮 賛曰堯曰俾乂舜曰養民邦雖
舊矣 帝德維新天式晉土循吏振振庭鸞時舞郊

雉乃馴民安其業士明其倫睠茲守牧是親是尊

選舉

士人砥行立名聲施後世誠不必科目科目自唐人
始其途猶廣昭代取士決之經義經義臨川小技也
卽博學宏詞無所用之況欲以此舉人生平乎是邑
人文實浮於地旣附青雲之上可不知所自重哉志
選舉 贊曰積學脩行用世先資雲蒸龍變實乘乎
時綰綬若若縣印纍纍思皇多士好爵是縻豈無翼
虎人瘠已肥牛山已矣可鑒來茲

人物

語曰賢不肖分白黑乃形人之生世譬地之有草木
焉芝蘭之芳松柏之節豈獨地靈亦天性然也夫天
經地義孝爲之本雖安勉異致顯尼殊曹皆可以昭
簡冊垂來禩矣志人物 贊曰禹跡之晉跨趙韓燕
今止魏地文侯都焉王綱旣解猶知師賢孔門文學
式啓其傳遺壝在郊景行孰先卓哉孝行今昔翩翩
生斯土者一心永肩

事紀

孔子著春秋於兵火水旱獨詳天人之旨引而不發
左氏謂天道遠人道邇可稱善說經者矣周郊被髮

洛陽鳥聲識微者先憂之豈獨以博物爲哉晉乘不
傳撫其散逸併傳聞目擊者皆載之志事紀 贊曰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雨粟馬角其事非偶茲邑彈丸
泰山培塿典籍賢人足傳不朽以法以懲以勸以誘
前事後師無忘壽考

趙訥舊誌本於張冕自趙氏書成而張氏書廢恐
新誌定而趙書亦隨廢良工心苦不忍一旦湮沒
故錄其所撰之分門叙贊語附原叙後且語亦多
可採者

原序

萬歷三十五年 劉令譽 邑令

歲甲辰之秋八月余承乏孝義取縣志披閱自嘉靖二十年而後悉缺畧無稽喟然嘆曰志以備一邑實錄也而殘缺若斯觀風者曷攷焉及今不續後將何徵矣人爲余言陽谿趙先生德望文學卓冠一時卽世未久家藏續志尙存也余因請於兩孝廉君得所遺中陽近記二卷簡而不漏詳而不蕪獨其中憤世嫉俗詞鋒太露耳余乃集兩孝廉君暨一二學博弟子員竊取舊志與近記二篇訂正之未成會臺司督徵各郡邑志余遂設局投餼集衆卒業名仍其舊不

自用也間有取裁斬於體符事具云爾若曰言足志
文足言其曷敢當焉綱凡八目凡四十有六時出其
見以卒其業者則陽谿先生子孝廉君守安守案與
學博高君祐劉君汝正毛君文旌及弟子員武生憲
文張生諱而督工役者則邑丞葉君敬周尉潘君鈿
也